

## 從詠物到遊戲：白居易詩歌中的鶴

鍾曉峰

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 提 要

唐人一改六朝以來以詠物角度把鶴寫入詩中的方式，而以更真實、白描的創作態度觀鶴、寫鶴，白居易更是唐代詩人最值得注意者。在白居易詩中，鶴是最常出現、意義最為複雜的鳥類形象。總的說來，白居易筆下的鶴，不再專注歌詠鶴之神態形儀之美，而賦予更豐富更複雜的形象與寄託。其一，他雖延續六朝以來的意象傳統，但表達的是個人在仕隱衝突過程中的不自由感和內慚感。其二，鶴不僅與白居易的晚年生命有密切聯繫，更成為他日常生活的陪伴者和觀照自我年齡身體的對象。這個特色的形成當然與東都洛陽的養鶴風氣有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以一種親切、無隔的情感態度來觀鶴。其三，鶴乃是白居易晚年在園林中進行遊戲性詩歌創作的主角，但這種遊戲又與詩人本身的處世態度和政治感懷有關。惟有透過這三類鶴形象的把握，才能展現白居易詠鶴的獨創性，瞭解其是以鶴來作為個人生命歷程的真實映現。

**關鍵詞：**白居易 鶴 中唐 意象

# 從詠物到遊戲：白居易詩歌中的鶴

鍾曉峰

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 一、前言

詩人的作品若是頻繁地出現同一種鳥類，並且貫穿其寫作歷程，或許意味著此一禽鳥對詩人及其創作有特殊的意義，因而促使詩人一再言及。例如：杜甫詩歌中豪俠快義的鷹鵠與無機逍遙的鷗，早已超越單純的意象層次，融入杜甫的詩藝表現和生命歷程。<sup>❶</sup>在白居易近三千首的詩歌，以鶴為詩題者有二十八篇，詩句中有鶴者，將近一六八句，其比例實屬可觀。以創作歷程來看，從元和早期的〈感鶴〉詩，至會昌年間，對鶴的賦詠一直持續出現在白居易的詩歌。其詩友楊巨源、劉禹錫在詩中屢次以鶴喻指白居易<sup>❷</sup>；皮日休更直接以「處世似孤鶴」道出他眼中的白居易。<sup>❸</sup>此外，白

---

❶ 杜甫的鳥類意象在這一方面最受到關注，相關的研究即有歐麗娟：《杜詩意象論》（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12月）；黃奕珍：〈再論杜詩中的贊鳥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127—145。歐氏在論及杜詩中鷹之意象時，認為「擴大觀物的角度與深度，使意象所表達的生命經驗更形豐富與深刻。」見《杜詩意象論》，頁227。

❷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卷333，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望闕天遙病鶴孤」。大和五年，白居易喪子，劉禹錫以「庭梧已有雛栖處，池鶴今無子和聲」來描寫白居易喪子的悲哀。詩中就把白居易比作池鶴，所夭折的崔兒為鶴子。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11月），卷8，〈吟白君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頁531。其他詩可見〈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卷8，頁501；〈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等，卷8，頁501。

居易不論是在蘇杭，還是晚年居洛，更有實際養鶴的經歷。這種特殊而顯著的事實，頗值得加以探討。如果能夠瞭解鶴在白居易詩中的呈現及意義、思考鶴的形象與其生命經歷的交織等問題，無疑有助於瞭解白居易其人其詩。

## 二、白居易之前的唐詩與鶴

初唐所編的《藝文類聚》、《初學記》，是當時士人習得寫詩技藝的重要讀本。而在《初學記》卷三十鳥部所選錄的詠鶴之作，主要仍是表現鶴的聲形之美，或其仙隱高蹈的形象。<sup>④</sup>在詠鶴詩作裡，要表現成仙或歸隱的情志，必涉及不慕人間富貴、潔身自好等高潔德性，而這些特質在魏晉六朝以降的詩、賦之中，已獲得鮮明的發揮。唐人延續詠鶴傳統的同時，當然還增加豐富了鶴的其他形象。例如對畫中之鶴的歌詠，杜甫〈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錢起〈畫鶴篇〉、盧綸〈和馬郎中畫鶴贊〉等。即使是剝落褪色的畫中之鶴，詩人還是可以透過想像，領略鶴「真骨」「磊落」的特質，<sup>⑤</sup>這和實際歌詠鶴之羽儀鳴舞之美是有所不同的。此外，唐詩開始出現更多反映病鶴、孤鶴、傷鶴這類描寫鶴之不幸的作品，這類描寫一反鶴主流意象中的高潔脫俗，卻代表著唐人觀鶴方式的一種轉變。這種轉變直接影響到詩歌作品中鶴意象的呈現，亦即一種更真實、與人之距離更靠近的鶴，成為詩歌中的主角。張九齡貶謫岳州時，見群鶴飛返自如，由此想到自己的不自由；杜甫〈暇日〉詩中受重傷的雄鶴，就是杜甫在耕作中真實觸目所及之景象；而司空曙〈田鶴〉中的「哀鳴」之鶴，比起錢起偏

③ 《全唐詩》卷 608，皮日休〈七愛詩〉，頁 7018。

④ 黃喬玲《唐詩鶴意象研究》把唐詩中的「鶴」意象分成：「高潔」、「別離」、「功名」、「仙家」、「隱逸」五類在凸顯「仙家」「隱逸」意象的時候，往往包括「高潔」因素在內，因此這三類意象是緊密不可分的。黃喬玲：《唐詩鶴意象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又，卓清芬〈唐代詠鶴詩的傳承與發展〉乃早期專論唐詩中的鶴的論文。其敘述方式乃以詠鶴詩在初盛中晚的發展與創作情形，重概論性的描述。《國立編譯館刊》，第 25 卷第 1 期，1996 年 6 月，頁 75—99。

⑤ 杜甫：〈通泉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9 月）卷 11，頁 961。

重詠物的同題之作，更具真實感。<sup>⑥</sup>憑藉寓目所見的真实體驗，使詩人所描寫的鶴，有著更為濃烈的抒情傾向，使唐詩中的鶴意象不再只停留在詠物的層次，在表達方式上也漸趨向豐富深刻。

唐人作品中出現越來越多以觸目所見所聞為基礎的鶴意象，當然有其社會、文化的因素。唐高宗、玄宗時代的徐堅，在《初學記》即云：「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sup>⑦</sup>，說明當時吳地有養鶴的風氣。唐代兩京地區園林文化興盛，文宗大和年間，李德裕的平泉莊、裴度的西園，都是占地頗廣，園宅內水池林木俱備，成為養鶴的良好場所。當時文人之間觀鶴、求鶴、養鶴、詠鶴的活動，多所反映在詩作中。例如，崔杞是順宗皇帝的女婿，喜歡養鶴，賈島、姚合、張籍都有詩作讚美其養鶴的高尚情志。<sup>⑧</sup>白居易罷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均曾攜鶴歸洛。大和初年，裴度即寫詩給白居易，希望能把留在洛陽的雙鶴送給他，張籍、劉禹錫更酬和裴度的求鶴詩、對此表達看法。大和五年（831），李德裕正在洛陽營建宅園，特地寫詩向當時在浙東當觀察使的好友元稹求鶴。這些現象都說明唐代文人士大夫，特別是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養鶴、觀鶴的活動相當頻繁。

白居易眾多以鶴為主題的詩作，已為研究者所注意，包括其與鶴的感情深厚、以鶴為遊戲之作的對象等探討。<sup>⑨</sup>然而，前行研究多把鶴視為一單純的鳥類意象，沒有注意到白居易詩中的鶴，與其生命經歷、思想感情有一相應的變遷、發展。實則白居

---

⑥ 《全唐詩》，卷 239，頁 2684，錢起〈田鶴〉屬藍田雜詠二十三之一，「無風亦自舉」、「單飛後片雪」等句還是以傳統意象為主，而卷 292，頁 3322，司空曙的〈田鶴〉之作，偏重以寫實的眼光去描寫鶴。

⑦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頁 726。

⑧ 張籍、賈島、姚合所贈對象為崔少卿，均為七絕，其中張籍、姚合在詩中都褒揚崔氏莊園的清幽「閑」雅，主人的「高情」。如張籍「身閑無事養高情」、姚合「致得仙禽無去意」。唯賈島詩「翎羽如今從放長，猶能飛起向孤雲」，著重描寫鶴之神情性格。詩作見《全唐詩》卷 386 張籍，頁 4357；卷 502 姚合，頁 5714。黃鵬，《賈島詩集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2）卷 9，〈崔卿池上鶴〉，頁 330。

⑨ 見卓清芬：〈唐代詠鶴詩的傳承與發展〉：「人與鶴的感情深厚，是中唐詠鶴詩的一大特色」，並認為白居易乃其中代表，見頁 93。黃喬玲《唐詩鶴意象研究》在中唐部分也有此論述。

易的養鶴，並不同於當時「身閑無事養高情」的文人，其詩歌裡一再出現的鶴，主要可區分為三類型，而各有其意指。以下即據白居易詩中三類對「鶴」形象的表述，闡述其與白居易的生命歷程、思想變遷之間的關係。

### 三、以鶴爲仕隱衝突的表徵

#### (一) 從〈感鶴〉詩看白居易的仕隱衝突

鶴在詩文傳統中所代表的「高潔」、「功名」、「隱逸」等意涵都與文人的政治活動、心態相關，元和初年是白居易政治熱情最高漲的時刻，但在這一時期的詩作中卻常出現「鷗鶴」、「鸞鶴」這種與理想、功名相反的字眼：

旦隨鷗鷺末，暮遊鷗鶴旁。機心一以盡，兩處不亂行。<sup>⑩</sup>

寄跡鴛鴦行，歸心鷗鶴群。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雲。<sup>⑪</sup>

〈朝回游城南〉在元和初期所作，有感於自身「常為簪組累」，此次的出遊讓白居易感到愜意，心靈得到洗滌。在這兩例詩作，鶴與鷗是心懷曠達、自在隨機的精神象徵，這種用法最常表現在贈送給道士或隱士的詩作中，但這還不足於說明鶴在白詩中的獨特，畢竟此類用法多延續自傳統。〈感鶴〉一詩，則是通篇寫鶴，使單一固定的鶴意象，有了更豐富多變的形象：

鶴有不群者，飛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

貞姿自耿介，雜鳥何翩翾。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

一興嗜慾念，遂為矰繳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群雞前。

<sup>⑩</sup> 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卷6〈朝回游城南〉，頁356。  
以下簡稱《白集》，詩作繫年以朱金城考訂為主，有疑義再加說明。

<sup>⑪</sup> 〈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白集》卷9，頁470。

不惟懷稻粱，兼亦競腥羶。不惟戀主人，兼亦狎烏鳶。

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sup>12</sup>

詩中的鶴一開始具有諸多美德，如「不群」或在艱苦環境中仍「貞姿耿介」。但這閑雲野鶴在「慾念」一萌的瞬間陷入網羅，成為被豢養之物。在小池之中，這隻野鶴再也無法按照自我本性來飲食、交友。全詩以冷靜客觀的筆調描繪出鶴由「不群」「耿介」到墮落的過程，最末四句以議論的語氣道出「物心」與「天性」之間的矛盾，最後感嘆如果溫飽都可使野鶴迷失本性，那「乘軒」所代表的利祿就顯得更為危險。此詩可注意者不僅在於鶴具有完整、變遷的形象，更在於結尾處感嘆和憂慮背後的心態。在南朝所描寫鶴的詩歌，委質池中的鶴反而是應該值得讚美者，如吳均〈主人池前鶴〉一詩，詩中鶴雖然「自稱」具有「江海心」，但因為受了主人的「稻粱惠」，還是甘心當池前鶴，詩旨在於凸顯鶴的「懷恩」心態。<sup>13</sup>但吳均所書寫的鶴，正是〈感鶴〉所深自惕厲者，在白居易詩，鶴與人類一樣，既有耿介不群之性，也有「嗜慾」的「物心」，沒有克制物心的結果，就會「一興嗜慾念」，這也導致鶴之形象的轉變。在這首詩中，白居易沒有強調鶴之高潔隱逸的一面，而是說明「物心」與「天性」之間的矛盾、衝突。在慾望與美德兩端，鶴也有可能與爭食腥羶的「群雞」、「烏鳶」成為同類。在「物心」與「天性」之中陷入世網的野鶴形象，正是白居易在個人節操本性的角度對仕隱祿位的一種深思。這點可在元稹的和詩中找到證據，元稹〈和樂天感鶴詩〉：

吟君感鶴操，不覺心惕然。無乃予所愛，誤為微物遷。

因茲諭直質，未免柔細牽。君看孤松樹，左右蘿蔦纏。

既可習為飽，亦可熏為荃。期君常善救，勿令終棄捐。<sup>14</sup>

元稹看到〈感鶴〉詩，生起「惕然」之心，但元詩顯然有兩點迥異於白詩中的鶴。第

<sup>12</sup> 〈感鶴〉作於元和二年至六年，《白集》卷1，頁35。

<sup>13</sup> 見吳均：〈主人池前鶴詩〉，《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書局，1991年2月）卷11，頁1749。

<sup>14</sup> 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卷1，頁19。

一，白詩中的鶴一開始就是在野田，而元詩則加入《左傳》衛國乘軒鶴的典故；第二，白居易的野鶴「貞姿耿介」，兼有美好心性和儀形，但元稹著重刻畫鶴的毛羽與聲音，卻沒有描述鶴性以及被「微物遷」的過程。詩末「孤松」「蘿鳥」之比雖是白詩「天性有時遷」的發揮，但與詩中鶴的關聯並不大。因此，元稹和詩中的鶴明顯與白居易原詩有著質性上的不同。篇末「期君常善救，勿令終棄捐」，更可看出白、元二人借鶴形象的刻畫進行一次關於仕隱出處的對話。<sup>15</sup>

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制科登第，隨即授盩厔尉，元和二年年底召入翰林為學士，仕途可謂順利並且充滿希望，但這個時期所作的一首詩卻反映出他內心的另外一種想法：

琢玉以為架，綴珠以為籠。玉架絆野鶴，珠籠鎖冥鴻。  
鴻思雲外天，鶴憶松上風。珠玉信為美，鳥不戀其中。  
台中蕭侍御，心與鴻鶴同。晚起慵冠豸，閑行厭避驄。<sup>16</sup>

此詩雖不是專詠鶴，卻在詩中出現三次，可知鶴在這首詩中是一關鍵性的形象。詩中的鶴均強調回歸自然本性的一面，正可說明白居易內心中對「陷落世網」的恐懼和排斥。珠玉當然珍貴，但卻可能會損害鴻、鶴的本性，華貴的外飾反而會變成一種牽絆與枷鎖。在另一首〈夏日獨直寄蕭侍御〉詩中，白居易也以「野鶴」自稱，表明自己「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的心性<sup>17</sup>，白居易自言自己這種澹然虛靜的心懷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又如：

<sup>15</sup> 對於在仕宦中如何自處的問題，除〈感鶴〉詩外，元、白二人還有在其他詩作中討論。如元稹在〈種竹〉詩，曾提及白居易以「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來勉勵元稹有為有守。見《元稹集》，卷2，頁18。元稹另有專詠鶴之篇章如〈松鶴〉、〈有鳥二十章〉之二十，其出現形象多是高潔不凡，或可視為他在仕宦過程遠比白居易更勇於前進之人格特質。此外，元白二人在元和五年所作的和答詩〈雉媒〉、〈和雉媒〉，其主題與〈感鶴〉更趨一致。在〈和雉媒〉中，白居易針對元詩借鳥隱喻在官場守志不堅者，深有同感，有「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之嘆。

<sup>16</sup> 〈見蕭侍御憶舊山草堂詩因以繼和〉作於元和二年，《白集》卷5，頁276。

<sup>17</sup> 〈夏日獨直寄蕭侍御〉元和三年翰林學士作，《白集》卷5，頁284。

寄跡鴛鴦行，歸心鷗鶴群。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雲。<sup>18</sup>

況隨白日老，共負青山約。誰識相念心，羈鷹與籠鶴。<sup>19</sup>

這兩首詩作均作於白居易任職翰林學士時期。懷王質夫一詩，乃是對無機心而自由之狀態的嚮往；〈寄元九詩〉寫於元和四年（809），元稹除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白居易還是在長安任翰林學士，兩人又要分別。這裡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此時白居易還是近臣的身份，卻以「羈鷹」、「籠鶴」稱謂元稹和自己。把職責重大同時聲望清高的翰林學士之職也視為一種囚籠，表示白居易在熱烈呼喊為君為民的理念時，在本性之中另有嚮往自由閑靜或遠離官場的一面。不管是正面義的「鷗鶴」、「野鶴」也好，或是負面義代表不自由的「籠鶴」也好，其實正是白居易仕隱衝突情結的兩面。<sup>20</sup>這種內心的衝突，即使晚年被授為蘇州刺史時，仍然沒有獲得消解，〈題籠鶴〉：

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

虎丘慚客問，娃館妒人過。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sup>21</sup>

作為一州刺史，不需要再像當年任翰林學士時那樣戰戰兢兢，向皇上冒死諫言。然而蘇州作為一個大州，需要處理的州務也很多，所謂「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因此白居易並不敢貿然享樂偷閒，必須過著經旬累月歌酒不沾的生活，這對於崇尚自由閒樂的白居易而言，無疑真正領略到籠鶴的苦悶，題作籠鶴，其實就在寫己。除為蘇州刺史不到一年，寶曆二年二月（826），白居易不小心從馬背上摔落，請假百日之後得以罷蘇州刺史。白居易高興地寫下〈百日假滿〉一詩：

心中久有歸田計，身上都無濟世才。長告初從百日滿，故鄉元約一年回。

<sup>18</sup> 〈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元和三年作，《白集》卷9，頁470。

<sup>19</sup> 〈寄元九〉作於元和四年，《白集》卷10，頁526。

<sup>20</sup> 這裡所謂「隱」，其內涵與一般所謂的歸隱、隱逸有一種本質上的差別。它毋寧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價值理想，與汲汲於鑽營官職、委屈本性是相對的。白居易對於「隱」的實踐和表現，其他學者已有專文討論，可見花房英樹、賈晉華、蕭馳等相關論述。

<sup>21</sup> 〈題籠鶴〉寶曆元年蘇州刺史作，《白集》卷24，頁1624。



馬辭轅下頭高舉，鶴出籠中翅大開。但拂衣行莫回顧，的無官職趁人來。<sup>22</sup>

詩中把那種擺脫官職之後的快樂輕鬆以「馬頭高舉」、「鶴翅大開」來形容，詩末更以不想再任官職來呼應「歸田」的想法。從籠鶴到出籠鶴，在現實仕途中，意味著失去官吏的身份，但對於白居易的心靈而言，卻是一種自由和解脫。相對於其他詩人在詩中所出現的籠鶴，白居易呈現出「籠鶴」形象的一貫性、一致性，是其相當特殊的表現。<sup>23</sup>

林明珠認為「白居易詩中鶴的意象最多的是拿來譬喻自己，特別是有關出處仕宦的比喻」、「總是讓鶴以無可奈何的失敗者姿態出現」，<sup>24</sup>這些用法確實是白居易迥異於他人的表現。我們若拿元、白二人的仕宦經歷、態度作一對照，這種用法的特殊性會更明顯地呈現出來。元和初年，正是元白對政治參與最熱情最有希望的一年，他們二人共同在華陽觀閉門苦讀，研究時事，並且撰寫大量對策之文，希望有益治理國政。白居易也的確在元和二年成為翰林學士，在朝廷之中敢言勇諫；元稹不論出使東川或是擔任監察御史，毫不畏懼地對不公不義之事加以糾正彈劾。他們二人的政治熱情不僅反映在論政行為上，更實踐在詩歌創作與理論，如〈新樂府〉、〈秦中吟〉這類諷諭現實、「歌生民病」的作品。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仕宦的心態其實還是有重大差異。白居易政治上有儒家勇諫承擔的一面，但同時也對人生價值、自我生命有一種自由閒適的嚮往。白居易詩歌中的鶴，當然有傳統中高潔脫俗、無機心的一面，但白居易還挖掘發展了與此相對的一面——鶴也會興起嗜慾心、鶴也會被羈被籠。〈感鶴〉詩中陷落世網的鶴，可視為白居易對仕宦為官之價值的懷疑，這種懷疑又伴隨著人與鶴所共有的那種自由、不受羈束的追求。因此，不管是在長安任翰林學士，或是江州貶謫結束後的穩順仕途，白居易一再以籠鶴、野鶴的形象來表達內心之中的

<sup>22</sup> 〈百日假滿〉寶曆二年罷蘇州刺史時作，《白集》卷24，頁1676。

<sup>23</sup> 孟郊「笑予在籠鶴」、顧況〈酬柳相公〉「箇身恰似籠中鶴」，是二人詩中只是偶一見之的意象，而且兩人的仕途均不若白之順利；而韓愈〈同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只是描寫個人不得大展長才，與白詩表達對仕宦的掙扎更是不同。

<sup>24</sup> 林明珠：《白居易詩探析》（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頁324。然此論文並未處理白居易如何以鶴來作「出處仕宦的比喻」。

仕隱衝突。故侯迺慧認為，仕隱出處從六朝以來，一直就是士人關心的問題，但卻少有人「把內心在仕與隱之間的取捨掙扎形諸文字」，而白居易則「常常把內心的艱難和掙扎痛苦毫不隱瞞地陳述出來。」<sup>25</sup>元和初年任翰林學士時，在詩中就屢次表達全身遠害的念頭，如「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宜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sup>26</sup>對白居易而言，鶴有美好本質，卻可能因為嗜欲而自我迷失，或者為了溫飽委身在小池中成為籠鶴，這個現象正像「性本愛丘山」的人進入仕宦之途，不是喪失天性，不然就被溫飽利祿所役。白居易的這種體認伴隨著他的仕宦歷程，官職加身，就把自己譬為「籠鶴」；罷官，就變成「出籠鶴」，當衝突稍微得到舒解時，又以「野鶴」、「鷗鶴」自稱。在生命的最晚年，白居易以「五度棄官人」來總結一生的仕宦過程，其中可見到些許他一再拋棄官職所產生的自豪感。<sup>27</sup>

## (二) 仕隱衝突下的鶴形象：由祿仕產生的內慚感

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因母喪退居下邳時，看到農人收割田稼，感而作〈觀稼〉，此詩正好可和其〈感鶴〉一詩作比較。在行經村落時遇到一位田翁，交談之後發現農人的天真可敬，他們雖然勤敬地勞動收割，卻無法得到溫飽；而自己沒有參與實際的勞動，卻因朝廷的俸祿而免於饑寒之苦。白居易因此有了以下的省悟：

停杯問生事，夫種妻兒穫。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

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饑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sup>28</sup>

字詞語句通曉明白，但其中的思想轉折和內心衝突，卻需要更詳細的說明，特別是「衛

<sup>25</sup> 侯迺慧：〈艱難感對白居易詩樂天思想與樂天型態的影響〉，《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7月），頁114。在本篇結論還認為白居易可算是第一個「大張旗鼓地將兩難的困擾掙扎的心理明明白白地寫盡。」

<sup>26</sup> 〈自題寫真〉作於元和五年，長安翰林學士時，《白集》卷6，頁311。

<sup>27</sup>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奉多時憂——乘酒興詠而報之〉作於武宗會昌二年，七十一歲，詩中以「五度棄官人」自稱。《白集》卷36，頁2530。

<sup>28</sup> 〈觀稼〉作於元和七年退居下邳時，《白集》卷6，頁329。

人鶴」所蘊含的羞慚心態。白居易守喪退居下邳後，對生存饑飽、對農民與士人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的理解。這種態度和高適「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韋應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有所不同。<sup>29</sup>高、韋二人的「悲」「愧」之心態，是因為責任與官職之間所造成的個人良心不安。而白居易則是碰觸到「祿仕」與「農作」的本質對立問題，再由這問題來反省當下的自己。當然，白居易這種站在客觀距離的「自慚」態度比起陶淵明以實際勞動去「求自安」的行為，當然有所區別，但卻也不能否認白居易這種思想的真實性。如：

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  
且慚身忝官階貴，未敢家嫌活計貧。柱國勳成私自問，有何功德及生人。<sup>30</sup>

職與才相背，心將口自言。磨鉛教切玉，驅鶴遣乘軒。  
只合居岩窟，何因入府門。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sup>31</sup>

鴻雖脫羅弋，鶴尚居祿位。唯此未忘懷，有時猶內愧。<sup>32</sup>

這三首詩是白居易在不同仕宦期所作，所反映出的鶴形象卻有一致性。江州之貶結束後，白居易的仕宦之途越來越穩順，但可貴的是，他還是會思考作為一個受祿仕者應盡的責任。不可否認，白居易並不像陶淵明一樣自覺地以耕田種豆來「求自安」，他的不安感表現為一連串的自問：「有何功德及生人」？或者「恐負君恩」與「內愧」。但這三首詩中的鶴，並非白詩早期的出籠鶴或野鶴形象，而是以「乘軒鶴」、「居祿位」的鶴出現。這是否代表白居易仕宦貴達之後，忘記了他曾在〈感鶴〉詩中表達過

<sup>29</sup> 《全唐詩》卷213，高適〈封丘作〉，頁2220；卷188，韋應物〈寄李儋元錫〉，頁1920。

<sup>30</sup> 〈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作於長慶元年。此年白居易貶謫結束回到長安，故此詩的確在表達加官後的喜悅。且「乘軒鶴」在篇章脈絡中也確實指向官階地位的提升，但「乘軒」之典故來自左傳衛懿公好鶴，導致兵士倒戈，隱喻不勞不享受祿仕者，白居易多次運用此語典，在篇末多不忘表現其內愧心態，唯此詩較為不明顯。《白集》卷19，頁1253。

<sup>31</sup> 〈歲末言懷〉作於大和五年河南尹任上，《白集》卷28，頁1984。

<sup>32</sup> 〈詠懷〉作於大和八年，《白集》卷29，頁2029。

對鶴之「委質」「遷性」的喟嘆憂慮？在〈感鶴〉、〈觀稼〉詩中，白居易對代表不勞而獲、養尊處優的衛人鶴、乘軒鶴都抱以一種鄙視和羞恥。雖然這三首詩中的鶴，都與祿仕相關，然而視其語意並未與〈感鶴〉詩的詩旨有所衝突或矛盾。

第一首詩乃是白居易結束其生命最大的政治挫折——江州之貶不久所作。這一年白居易從偏遠的忠州刺史改為中書舍人，由冷僻的貶官突然躍居要職，並加封當時最高轉動的官階。這種境遇對白居易而言，猶如困在乾涸水中的魚，突然進入大江大湖，乘軒的鶴突然又有凌霄高飛的精神意志。以「乘軒鶴」喻己，並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華貴和尊崇，而是表達自己逢召加官的喜悅和振奮，因為後四句全是一種反省和自問。第二詩是白居易在大和五年（831）任河南尹時所作，接受此官職白居易也是不得已的。因為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主動請辭刑部侍郎歸東都洛陽任太子賓客，其實就是想遠離日愈複雜危險的朝士、宦官鬥爭。到了洛陽之後，還是被朝廷授與河南尹這種職重事繁的官職，在官與願違的心境中，遂認為自己的才能不適擔任此官職，就如驅逐有著閒適本性的鶴去乘軒車一樣，自己比較適合處在「岩窟」之地，也就是在野。第三首詩是白居易在大和七年以病免河南尹不久所作，故以「鴻脫羅戈」喻擺脫官職之後的自己。但因為仍任東都太子賓客，還有一定的俸祿，太子賓客這種閒官又無事可作，故有「鶴居祿位」之喻，而這是他內心難以忘懷並感到慚愧之事。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早年在〈觀稼〉詩中「衛人鶴」，晚年在〈詠懷〉詩中的「居祿位」之鶴，這二十多年，詩中的慚愧不安感並沒有被消磨不見。作為一個士大夫，如果受朝廷俸祿，卻無實際的作為（例如守喪、病假、告退、散秩等情形），他的內心就會充滿強烈的不安。在其生命的更晚年，有〈春日閒居三首〉，詩中自誇「閒居」「閒官」的生活，敘述完自己的官俸和年齡之後，再次以「鶴」自喻：

所得皆過望，省躬良可愧。馬閑無羈絆，鶴老有祿位。

設自為化工，優饒只如是。安得不歌詠，默默受天賜。<sup>83</sup>

<sup>83</sup> 〈春日閒居三首〉之一，作於開成五年六十九歲。評審之一以為這首詩偏重「知足感」，實為確論。從引詩開頭的「良可愧」，到篇末的「歌詠」「天賜」，可視為白居易內漸思想的細微變化。《白集》卷36，頁2465。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皆超過本來的期望，內心想想還是有所慚愧。白居易把此刻的自己譬為無羈絆的閒馬，有祿位的老鶴，這是自我生命所能達到的最佳境界，因此非得要歌詠上天所賜予的一切。當然，這首詩中的內慚感也快讓位於知足感。

白居易早年以籠鶴、野鶴來譬喻仕宦過程中所受的羈絆以及想要掙脫的渴望，這意味著他生命本質中渴望自由、閒適遂性的一面；但白居易在接受朝廷奉祿的同時，特別是當他暫脫官職或晚年任閒官時，內心的那種無功受祿的不安感又時時撞擊著他，「衛人鶴」、「軒鶴」等形象就是這種感受的表達。這種內慚感有時是直接跟身體肌膚的飽暖聯繫在一起，例如：「如我飽暖者，百人無一人。安得不慚愧，放歌聊自陳」<sup>34</sup>、「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sup>35</sup>白居易或許不如陶淵明那樣「偉大」，但他在仕宦順利平穩的時候，不僅沒有自矜自貴，還是會在自我生活平穩順遂的時候推己及人，更在二三十年來一貫地保持著對士之身份與責任的內省意識。當白居易表達這種意識時，鶴成為這類詩歌中鮮明的形象。<sup>36</sup>

#### 四、日常生活與鶴

與六朝文人相比，唐人在詩中更細緻、更全面地描寫鶴的各種樣態、神情，如：

謂言天涯雪，忽向窗前落。白玉為毛衣，黃金不可博。背風振六翮，對舞臨山閣。顧我如有情，長鳴似相託。何當駕此物，與爾騰寥廓。<sup>37</sup>

舞鶴傍池邊，水清毛羽鮮。立如依岸雪，飛似向池泉。

<sup>34</sup> 〈歲暮〉，《白集》卷29，頁2017。

<sup>35</sup>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白集》卷28，頁1986。

<sup>36</sup> 謝思煒〈中唐社會變動與白居易的人生理想〉從中唐社會階級變動的觀點去剖析白居易在仕宦中的思想和態度，可作為更深入的背景論述。見《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303—333。

<sup>37</sup> 〈宣州長史弟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詹鎡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第23卷，頁3561。

江海雖言曠，無如君子前。<sup>38</sup>

李白重在襯托超越成仙的想像，卻也顧及到鶴的儀形、鳴舞；儲光義的詩作則包含高潔與感恩，兩者都是前有所承。<sup>39</sup>而白居易〈鶴〉詩：「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爾能舞，不如閑立時。」<sup>40</sup>則表達出他對鶴的獨特審美觀。白居易認為眾人皆好「能舞」之鶴，但自己卻欣賞「閑立」之鶴。鶴之舞、動多具有戀恩或者高飛之意，而「閑立」則可代表無所求無所為的特質，這種對閑立之鶴的愛好，正呼應了白詩表現仕隱衝突時常出現的「鷗鶴」、「野鶴」形象。這種形象的鶴，在長慶之後，竟然出現在真實的生活中。長慶四年（824），他罷杭歸洛，有〈洛下卜居〉詩：

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  
飲啄供稻粱，包裹用茵席。誠知是勞費，其奈心愛惜。  
遠從餘杭郭，同到洛陽陌。下擔拂雲根，開籠展霜翮。  
貞姿不可雜，高性宜其適。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  
東南得幽境，樹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陰，門前少人跡。  
未請中庶祿，且脫雙駟易。豈獨為身謀，安吾鶴與石。<sup>41</sup>

此年白居易罷杭州刺史北歸，離開時只攜帶鶴與石。不僅在路途中煞費苦心地照料鶴與石，到洛陽之後，為了讓它們有個好的安頓，也頗用心於尋找有水有樹的房子和閒散的官職。這些話或許有誇張之嫌，但卻可以充分說明，白居易自覺在他往後的生命中，鶴與石將佔居很重要的位置。為了能在洛陽安居，白居易向當時的宰相牛僧孺求分司東都的官職，其中提到：「萬里歸何得，三年伴是誰。華亭鶴不去，天竺石

<sup>38</sup> 儲光義〈雜詩五首〉之〈池邊鶴〉，《全唐詩》卷136，頁1376。

<sup>39</sup> 黃喬玲在其論文中更統計出唐詩中各種描寫鶴之神態、形儀的詩句，可看出唐人對於鶴之描寫趨向細緻的表現。參見《唐詩鶴意象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171—181。

<sup>40</sup> 〈鶴〉長慶四年作，《白集》卷8，頁455。

<sup>41</sup> 〈洛下卜居〉長慶四年，太子左庶子分司，《白集》卷8，頁450。

相隨」<sup>42</sup>，透露這隻鶴陪伴他度過三年的杭州生活。但不幸的是，這隻讓白居易付出深厚感情的鶴，忽然有一天不見了，傷心之餘有〈失鶴〉一詩：

失為庭前雪，飛因海上風。九霄應得侶，三夜不歸籠。  
聲斷碧雲外，影沉明月中。郡齋從此後，誰伴白頭翁。<sup>43</sup>

鶴飛走了，彷彿是失去了一位知音好友，<sup>44</sup>隔年在蘇州刺史的郡齋中，還是懷念這曾經陪伴他許久的鶴。<sup>45</sup>白居易的愛鶴之心，並沒有因為失鶴而有所氣餒，寶曆二年(826)罷蘇州刺史時，他特地從吳郡帶回一雙鶴雛回洛陽。回到洛陽後，便很高興地與朋友分享鶴與石為生活帶來的趣味：

一雙華亭鶴，數片太湖石。巉巖蒼玉峰，矯矯青雲翮。  
是時歲雲暮，淡薄煙景夕。庭霜封石棱，池雪印鶴跡。  
幽致竟誰別，閒靜聊自適。懷哉庾順之，好是今宵客。<sup>46</sup>

一雙鶴、數片石，對白居易而言就可以營建一個自足閒適的天地。能否看到鶴高飛或者想像鶴成仙、高潔的傳說，已不重要，在雪地上印出「鶴跡」，就是一種幽致和閑靜的表現。也就是說，白居易對鶴的欣賞態度已非傳統所重視的高潔不凡、或者由凡入仙的媒介等，對他而言，棲息在自家園池的鶴，就可以帶來心靈上的平靜與陪伴。可惜的是，才剛回到洛陽不久，白居易立刻被召為秘書監，這意味著要暫與雙鶴別離。白居易去長安赴職之後，劉禹錫一日拜訪白宅，雙鶴「軒然來睨，如記相識，徘徊俯仰，似含情顧慕填膺而不能言者」<sup>47</sup>，於是劉禹錫深有所感地作〈鶴嘆二首〉寄給白

<sup>42</sup> 〈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長慶四年作，《白集》卷23，頁1583。

<sup>43</sup> 〈失鶴〉長慶四年，《白集》卷23，頁1546。

<sup>44</sup> 在〈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詩中，有「萬里歸何得，三年伴是誰？華亭鶴不去，天竺石相隨。」之句，可判斷失去的鶴陪伴白居易約有三年之久。

<sup>45</sup> 〈郡齋西亭偶詠〉寶曆元年蘇州刺史任，中有「共閑作伴無如鶴」之句。《白集》卷24，頁1633。

<sup>46</sup> 〈寄庾侍郎〉大和元年，洛陽秘書監任上作，《白集》卷21，頁1450。

<sup>47</sup> 〈鶴嘆二首〉，《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7，頁426。序文另載二人相遇於揚子津時，「閑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猶物也」，可說明白居易所養的鶴。

居易。茲引第一首：

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吳苑樹，深院洛陽城。  
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鄰舍夜吹笙。<sup>48</sup>

顯然，在拜訪白宅的當下，雙鶴如記相識的表現，讓劉禹錫感到訝異和驚喜，在可能不瞭解白居易愛鶴之心的狀況下，〈鶴嘆〉二首以近似嘲諷的語氣，把白居易「狠心」拋下雙鶴跑去長安任職的舉動，消遣了一番。以遙遠的「故巢」和深閉的「洛陽」城來突顯「尤物」遭冷落的待遇，也以「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歌詠鶴之閑靜高雅的神態。第二首在結尾以「主人朝謁早，貪養汝南雞」延續對白居易的嘲戲，更增加篇幅刻畫鶴之高潔脫俗的形象，對其美好身姿給予極高的讚美。與劉詩相比，白居易的答詩則是另一種態度：

辭鄉遠隔華亭水，逐我來棲緱嶺雲。慚愧稻粱長不飽，未曾回眼向雞群。  
荒草院中池水畔，銜恩不去又經春。見君驚喜雙回顧，應為吟聲似主人。<sup>49</sup>

與劉詩相比，很容易看出二人觀鶴方式的差異。對劉禹錫而言，養在白宅中的鶴仍具仙禽特質，因而給予高潔出塵的描寫。但白居易卻是把鶴視為個人所擁有的「物」，並把這種感情作雙向的投射，對於未能讓鶴享受到最好的待遇，內心滿懷欠咎感，但這種內咎感的產生其實是白居易認定他和雙鶴之間有著一種感情因素存在。這種感情因素，劉禹錫未必懂，因此，白居易回應以「吟聲似主人」，機智巧妙地把劉禹錫的嘲戲化解掉。以情感、心理的角度去詮釋鶴，還可以從〈池鶴二首〉看出，以「主人相戀未能歸」看來，白居易此時仍在長安任職。兩首如下：

高竹籠前無伴侶，亂雞群裏有風標。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  
轉覺鷗鷺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臨風一唳思何事，悵望青田雲水遙。

---

<sup>48</sup> 同前注。

<sup>49</sup>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為鶴嘆二篇寄予以二絕句答之〉，《白集》卷25，頁1740。



池中此鶴鶴中稀，恐是遼東老令威。帶雪松枝翹膝脛，放花菱片綴毛衣。  
低迴且向林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若問故巢知處在，主人相戀未能歸。<sup>50</sup>

第一詩第一聯先遙想池鶴耿介不群、風標出眾的姿形，第二、三聯不僅描寫鶴的生活動態，也強調自己對池鶴的情有獨鍾。最末以同理心的角度去揣想池鶴嚮往自由、歸鄉的願望；第二詩在前一首的基礎上，把池鶴的特殊性說得更詳細，「恐是遼東老令威」雖有誇張語氣，但之後對鶴的描寫仍帶回到平實的林園場景，而不是神仙傳說。尾聯解釋鶴沒有歸鄉遠飛的原因，乃因為鶴也感受到白居易的深情相戀！透過這兩首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白居易對池鶴的特殊感情：他身在長安，內心卻深深眷念著在洛陽的池鶴；他對池鶴的感情是如此深厚，然而也明白池鶴「終須天外飛」的本性。<sup>51</sup>

但池鶴並沒有高飛天外，而是被當時宰相裴度看中，裴度為此還特地寫了一首乞鶴詩，認為「予西園多野水、長松，可以棲息」，可讓白居易的鶴免於「閉在樊籠」之苦。<sup>52</sup>裴度在元和朝有中興之功，在朝廷功高望重，但從白居易的答詩看來，並沒有馬上答應：

警露聲音好，沖天相貌殊。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  
白首勞為伴，朱門幸見呼。不知疏野性，解愛鳳池無。<sup>53</sup>

如同〈池鶴二首〉所析，白居易明白鶴那終向天外飛、終宜向遼廓的本性，不管是自己的「樊籠」也好，還是裴度西園的「鳳池」也好，對鶴而言，都是牽絆拘束。最後一聯更透露出白居易對雙鶴有依戀不捨之意。但是，在白居易的好友劉禹錫、張籍都

<sup>50</sup> 朱金城繫於大和三年在長安作，但大和二年白居易已把雙鶴送給裴度，因此是否作於三年還有疑問。《白集》卷26，頁1840。

<sup>51</sup> 白居易曾有丟失過鶴的經驗，從杭州帶回洛陽的鶴有一日飛失不見，見〈失鶴〉詩。

<sup>52</sup> 裴度〈白二十二侍郎有雙鶴留在洛下予西園多野水長松可以棲息遂以詩請之〉，《全唐詩》卷335，頁3755。

<sup>53</sup> 〈答裴相公乞鶴〉，《白集》卷25，頁1761。

寫詩贊成成全裴度之請的情況下。<sup>54</sup>鶴最終還是送給了裴度，在〈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詩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不捨的心情：

司空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寧惜別，稻粱恩厚莫愁饑。  
夜棲少共雞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上青雲勿回顧，的應勝在白家時。<sup>55</sup>

用「爾」來稱要分別的池鶴，殷殷叮嚀和語氣像是一位父親為孩子送行一般。除了首聯之外，詩中所述，或告訴雙鶴不要擔心饑飽問題，或是告誡去裴家之後的注意事項，最後以此次分別不需悲傷為結。雖是別鶴，更像贈人，句句飽含對池鶴的祝福與叮囑。白居易把鶴送給裴度之後，在夜深、閒靜的時刻，總會思念起這雙鶴，若遇江南客的拜訪更容易讓他想起同樣來自江南的池鶴，內心的惆悵不言而喻。<sup>56</sup>〈代鶴〉可能就是代替已在裴度家的雙鶴而作：

我本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  
洛陽寡族類，皎皎唯兩翼。貌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  
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群，年深損標格。  
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翮。<sup>57</sup>

從「主人誠可戀」一聯與「七換」一句來看，白居易此詩比較可能描述的是他送給裴度的雙鶴。全詩不寫鶴天外高飛、潔己不凡的特質，而是揣摩設想鶴的內心世界，如處身之思、思鄉之情上，文字雖平實，所擬代、抒發的情感，卻是深刻動人的。或許劉禹錫瞭解這種失落感，大和七年任蘇州刺史時，特地寄了一隻鶴給白居易。這隻老鶴似乎也相當能夠引起白居易當下的生命觀感，在四十字的謝詩中，以「素毛如我鬢，

<sup>54</sup> 劉禹錫詩「何如鳳池上，雙舞入祥煙」，張籍詩「丞相西園好，池塘野水通。欲將來放此，賞望與賓同」均有希望白居易把鶴送給裴度之意。

<sup>55</sup> 〈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白集》卷26，頁1797。

<sup>56</sup> 〈問江南物〉：「別有夜深惆悵事，月明雙鶴在裴家」大和三年作，《白集》卷27，頁1882。

<sup>57</sup> 〈代鶴〉此詩作於送鶴裴度之後，受劉禹錫鶴之前，在這種背景下，比較可能是代已在裴度園中的鶴。《白集》卷29，頁2008。

丹頂似君心」句，把這隻鶴作為自己和劉禹錫交情的見證。<sup>58</sup>

在以上這些詩中，白居易不憚其煩地宣稱自己與鶴之間特殊、親密的感情，更在詩中以代言的方式去揣摩鶴的內心情感，這是真實存在並與白居易有感情記憶的鶴。但是，鶴並不只是白居易感情上的對話者，有時更直接成為日常生活的「伴」，把自己的身體、年齡、疾病和鶴髮、病鶴相連結。在大和初年，白居易就曾在詩中表示：「淡交唯對水，老伴無如鶴。自適頗從容，旁觀誠濩落。」<sup>59</sup>只要在園中有鶴，白居易似乎就能得到一種心靈的平靜與閒適：

靜將鶴為伴，閑與雲相似。<sup>60</sup>

伴宿雙棲鶴，扶行一侍兒。<sup>61</sup>

鴛鴦怕捉竟難親，鸚鵡雖籠不著人。何似家禽雙白鶴，閑行一步亦隨身。<sup>62</sup>

鶴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sup>63</sup>

這些詩例中的鶴，共同表現了鶴與白居易之間的親近。鶴不再是奮飛天外、昂藏不凡，或者耿介不群、高潔貞姿、「鶴鳴九皋，聲聞於野」，反而更像「家禽」一樣，依戀、親近白居易。而這些詩作，也不再發揮傳統中對鶴舞、鶴鳴等動態的描寫，而多把鶴的形象變成親近平實，安靜閑立，甚至與主人閑步隨身。這種對池中之鶴的種種形神描寫，可視為是白居易在洛陽閒適歲月的反映，此時對閑、靜、不爭的生活型態，正

<sup>58</sup> 〈劉蘇州以華亭一鶴遠寄以詩謝之〉作於大和七年，《白集》卷31，頁2147。

<sup>59</sup> 〈問秋光〉朱金城繫於大和三年，待考。《白集》卷22，頁1494。

<sup>60</sup> 〈和裴侍中南園靜興見示〉，《白集》卷30，頁2062。

<sup>61</sup> 〈自題小草亭〉大和九年至開成元年作，《白集》卷33，頁2240。

<sup>62</sup> 〈家園三絕〉之三，開成元年作，《白集》卷33，頁2246。

<sup>63</sup> 〈病瘡〉作於武宗會昌年間（840—846），《白集》卷37，頁2545。

好與其所形塑的池鶴形象有一種相符應的關係。<sup>64</sup>此外，在白居易反映衰老、疾病詩作中，也常出現鶴的身影：

同病病夫憐病鶴，精神不損翅翎傷。<sup>65</sup>

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軒已多慚，況是一病鶴。<sup>66</sup>

不管是把自己與病鶴對比，或者直接喻己為「病鶴」，均表示詩中出現的鶴，是與白居易當下的生命感受直接相關。有時，白居易更以「病瘦形如鶴」來稱謂自己的身體狀態。<sup>67</sup>

## 五、池鶴：遊戲的諷諭和自娛

白居易在詩中表達仕隱衝突情感時，所描述的鶴之風姿、特質仍與傳統典故相關。自長慶以後，白居易已有實際的養鶴經驗，在經歷失鶴、送鶴、別鶴等事件時，白居易是以真實深刻的情感，投入與鶴的對話和互動。而在閑居洛陽的晚期，以履道園池所養之鶴為對象，另外一類型的「池鶴」形象開始出現在白居易詩歌中，表現為內容不一、旨趣相異的組詩。

同樣以池鶴為主要描寫對象，〈池鶴二首〉所描寫的鶴與〈問鶴〉、〈池鶴八絕句〉所描寫的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池鶴二首〉是白居易在長慶寶曆年間，掛念他

---

<sup>64</sup> 大和五年，白居易喪子，劉禹錫以「庭梧已有雛栖處，池鶴今無子和聲」來描寫白居易喪子的悲哀。詩中就把白居易比作池鶴，所夭折的崔兒為鶴子。見〈吟白君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8，頁531。

<sup>65</sup> 〈病中對病鶴〉作於長慶二年，《白集》卷20，頁1339。

<sup>66</sup> 〈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作於會昌元年，《白集》卷36，頁2480。

<sup>67</sup> 〈新秋病起〉作於長慶三年，《白集》卷20，頁1373。

留在洛陽的鶴而作<sup>68</sup>，對於生活在洛陽宅池中的鶴，作種種的想像和歌詠，充滿著感情與記憶的烙印。而在晚期詩作中如〈問鶴〉、〈池鶴八絕句〉出現的「池鶴」，其形象是由與其他禽鳥的對話所凸顯，在詩歌體製、敘述方式、思想主旨上，均與〈池鶴二首〉有很大的區別。〈問鶴〉：

烏鳶爭食雀爭窠，獨立池邊風雪多。盡日蹋冰翹一足，不鳴不動意如何？<sup>69</sup>

以烏、鳶、雀的貪競之習來凸顯鶴「獨立」池中的特性，並對此特性提出疑問，但沒有在詩末解答。在鶴的傳統意象中，「鶴鳴」、「鶴舞」往往代表一種正面、優美的特質，因此，「不鳴不動」的鶴，足以令人感到好奇。鶴的鳴叫也常被賦予道德與政治的涵義，《毛詩》解釋《詩·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言身隱而名著也。」<sup>70</sup>鶴的鳴、飛在詩賦裡已成為美好、理想的象徵。在晉代陸雲〈鳴鶴〉詩中，鳴鶴還有「美君子也。太平之時，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樂天知命，無憂無欲」的涵義。<sup>71</sup>但白居易在答詩中卻特別強調池鶴「不鳴不動」的特性，而且這類「不鳴不動」的鶴，又與晚年陪伴白居易生活在履道園池中的鶴有所不同。此類閑立、靜、或者隨步陪伴自己的鶴，是白居易晚年閒適自在心境的外顯。而在這首詩中「不鳴不動」的池鶴，乃是與其他貪競的鳥類作一對比，從而寓有對現實的諷諭。鶴的回答見〈代鶴答〉：

鷹爪攫雞雞肋折，鵠拳蹴雁雁頭垂。何如斂翅水邊立，飛上雲松棲穩枝。<sup>72</sup>

答詩同樣以比較、舉例的方式呈現，在陸地上爭食的雞會被老鷹捕殺，高飛在雲天的

<sup>68</sup> 根據劉禹錫〈鶴嘆〉詩，白居易從蘇州帶回的鶴有兩隻，而且是是鶴雛，這與〈池鶴二首〉中「高竹籠前無伴侶」、「恐是遼東老令威」之形象不合。因此，〈池鶴二首〉所描寫的「池鶴」很有可能是白居易在杭州陪伴他三年，攜回洛陽後卻飛失不見的鶴。

<sup>69</sup> 〈問鶴〉作於大和八年，《白集》卷32，頁2175。

<sup>70</sup> 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大安書局，2004年），頁333。

<sup>71</sup> 晉·陸雲〈鳴鶴四章〉「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時，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見遼欽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書局，1984年5月）晉詩卷6，頁711。

<sup>72</sup> 〈代鶴答〉，《白集》卷32，頁2175。

雁會被鵲這種猛禽撲食，那遠害全身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斂翅水邊」和「雲松棲穩枝」。從「代言」這種敘述方式的選擇來看，這兩首詩反映的是白居易對現實與人事的諷諭，而以莊子寓言的方式道出對現實的體認和處世的態度。這種寫作觀念，在〈禽蟲十二章〉中有清楚的表述：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蜩、鸚之類，是也。<sup>73</sup>

白居易觀察到《莊子》、《列子》、《詩》、《騷》有一共同的特色在於，善於以「寓言」「比興」的方式來說理諷諭。特別是《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sup>74</sup>郭慶藩《莊子集釋》：「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sup>75</sup>也就是不直接說，假託他物說明，這樣就不會引起他人的猜忌。莊子多借動物禽鳥來說明天道天理，這些故事又往往設以虛構的主角，或者直接以動物當主角，〈問鶴〉、〈代鶴答〉兩詩的表現手法，同《莊子》是很相似的，以對話彰顯池鶴的特性，讓讀者瞭解池鶴之所以「不鳴不動」是為了全身避害。在白居易的仕宦歷程中，不乏全身避害的行為，而且更屢見其詩歌內容中。<sup>76</sup>大和年間，由於文宗猶豫的個性，不僅加速惡化並激化以李宗閔和李德裕為首的黨爭，兩方人馬互相貶斥，在朝廷之中形成一股詭異危險的氣氛。最後，文宗重用李訓貶斥兩李。而李訓貶斥完朝士後，開始謀畫誅殺宦官，失敗之後造成慘烈的甘露之變。這段時間，朝廷政局相當不穩定，朝士人心惶惶，〈問鶴〉、〈代鶴答〉所表達明哲保身遠害的思想，很有可能就是針對此一時期的政局而發。〈感興二首〉寫作的時間點與〈問鶴〉

<sup>73</sup> 〈禽蟲十二章〉序，《白集》卷37，頁2584。

<sup>74</sup>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3月），卷9上，寓言第27，頁947。

<sup>75</sup>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947。

<sup>76</sup> 長慶元年，白居易感於考試弊案的所造成朝政紛爭，外請為杭州刺史；大和三年，李宗閔引牛僧儒排擠李德裕，開始更劇烈的爭權，白居易也於此時以病退歸洛陽任閒職太子賓客。

相近，詩旨也是一致，「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sup>77</sup>，都在強調早退避害或者驅利殺身是與個人的選擇有關，不是命運。果然，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發生的甘露之變，宦官誅殺朝士千人，宰相賈餗連同其他三位宰相都被處死，長安頓時變成血腥殺戮之地。甘露之變後，白居易在詩中更是屢次強調在仕宦中「早退」來保生的想法，所謂「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sup>78</sup>

這種以禽鳥魚蟲詩歌題材，用「寓言比興」方式來表達對政局與時事的諷諭與批評，還可見於〈池上寓興二絕〉、〈山中五絕句〉等。<sup>79</sup>而〈池鶴八絕句〉雖同樣採用「寓言比興」表達，但創作目的則有所不同，其序言：

池上有鶴，介然不群，鳥鳶雞鵝，次第嘲噪，諸禽似有所謂。鶴亦時復一鳴，予非冶長，不通其意。因戲與贈答，以意斟酌之，卿亦自取笑耳。<sup>80</sup>

此序可見白居易以禽鳥「寓言比興」的更成熟運用，寫作空間與場景還是白居易履道園的水池，卻比〈問鶴〉詩多了「戲與贈答」、「自取笑耳」的內容。比起〈問鶴〉、〈代鶴答〉兩詩，此組詩所具的「對話」性、遊戲性更明顯強烈，揣想鶴與其他禽鳥的對話。在詩題中直接拿掉「代」字，更直接以「爾」、「我」、「吾」等人稱代詞寫作。在詩中，烏、鳶、鵝、雞對鶴提出問題，鶴一一回答：

一聲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不會悠悠時俗士，重君輕我意如何。〈雞贈鶴〉

<sup>77</sup> 〈感興二首〉詩中一再表達應該早退以保身養性的想法，《白集》卷三十二，頁2174。

<sup>78</sup> 〈詠史〉，《白集》卷30，頁2082。題下注「九年十一月」，表示白居易對甘露之變深有所感。這種思想更履見於如〈閑臥有所思二首〉之二「權門要路是身災，散地閑居少禍胎」（卷32，頁2176）等詩中。〈閑坐看書貽諸少年〉「勸君少干名，名為錮身鎖。勸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卷36，頁2487）。

<sup>79</sup> 〈池上寓興二絕句〉以「外容閒暇中心苦」來形容白鷺捕食時，外表給人從容，內心實則急於飲食的面貌，《白集》卷36，頁2500；〈山中五絕句〉中以「深澗游魚」來喻稱遠離大海互相殺戮的鯨、蛟，其實多隱含對當時政局發展和人事糾葛的諷諭，卷35，頁2435。

<sup>80</sup> 〈池鶴八絕句序〉，《白集》卷36，頁2532。

爾爭伉儷泥中鬥，吾整羽儀松上棲。不可遣他天下眼，卻輕野鶴重家雞。〈鶴答雞〉

與君白黑大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我每夜啼君怨別，玉徽琴裏忝同聲。〈烏贈鶴〉（琴曲有烏夜啼，別鶴怨。）

吾愛棲雲上華表，汝多攫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聲角，琴曲雖同調不同。〈鶴答烏〉（別鶴怨在羽調，烏夜啼在角調。）

君誇名鶴我名鳶，君叫聞天我戾天。更有與君相似處，飢來一種啄腥羶。〈鳶贈鶴〉

無妨自是莫相非，清濁高低各有歸。鸞鶴群中彩雲裏，幾時曾見喘鳶飛。〈鶴答鳶〉

君因風送入青雲，我被人驅向鴨群。雪頸霜毛紅網掌，請看何處不如君。〈鵝贈鶴〉

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鴨飛。未必犧牲及吾輩，大都我瘦勝君肥。〈鶴答鵝〉<sup>81</sup>

由表現方式來看，其他禽鳥找到與鶴的相似點，但池鶴則表明這些相似點其實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現實中，鶴與這些禽鳥的差別是很明顯的，白居易設計出帶有戲謔性質的對話，凸顯出差別性，目的是要把池鶴的形象鮮明化。更以「鴨飛」、「喘鴛」、「鵝肥」鶴「瘦」等詞句詩意，來破解其他禽鳥的自以為是。此組詩不像〈問鶴〉那樣，是探討生死禍福的嚴肅問題，而是把描寫焦點集中在鳴聲、形體、飛翔等特徵上。更以口語、通俗的語言形式、誇張、嘲謔的內容，塑造出帶有自娛性質的「池鶴」形象。以戲謔的態度和遊戲方式來創作詩歌，另可見〈自戲三絕句〉詩，詩序曰：「閑

<sup>81</sup> 〈池鶴八絕句〉，《白集》卷36，頁2532—2535。



臥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戲往復，偶成三章」<sup>82</sup>，設計身與心兩個角色的對話，以模擬的遊戲形式寫成詩章。〈禽蟲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sup>83</sup>，這些詩歌寫作方式的共同點在於：用一種戲笑嘲諷的態度、寓言對話的方式來進行創作，在遊戲中所表達的詩旨雖然難以實指，但把當時時事、諷諭對象隱藏在嘻笑、嘲諷的聲音裡的可能性卻是很高的。

〈池鶴八絕句〉具備濃厚的遊戲性質，是白居易園林生活中自樂自娛的代表作品之一。但其中的「池鶴」形象並非只具遊戲性質，而是〈問鶴〉詩中寓意避禍保身的「池鶴」形象的進一步發展。〈問鶴〉詩中強調中庸處世、避禍保身的「池鶴」會面臨到一個問題：為了保全避害而不鳴不動、閑立水邊的池鶴，是否意味著鶴的獨特性已不再重要，甚至不必保持了呢？雞、鵝、鴨、鳶認為自己與池鶴在某方面是差不多的，正是此一問題的呈現。而〈池鶴八絕句〉設計的問答，正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池鶴回答這些禽鳥「自以為是」的時候，在強調自我的優越和特殊時，是用一種中庸、溫和的字眼與語氣，例如「不可遣他」、「無妨自是」等，有時更摻雜「君肥我瘦」、「隨雞逐鴨飛」等俏皮話。儘管雞、鵝、鳶、鳥這些禽鳥的習性有「泥中鬥」、「啄腥羶」等，但「池鶴」並沒有強烈地否定牠們，只是清楚地表明「我」還是與你們不一樣。<sup>84</sup>白居易透過遊戲性的問答設計，塑造了雖在群體之中，卻依然保持自我個性的池鶴形象。

〈問鶴〉詩中池鶴形象塑造偏重諷諭性、說理性，到了〈池鶴八絕句〉，則以遊戲性的方式進行自我獨特性的詮釋，這或許與白居易晚年思想的變化有一種內在的聯繫。看完大和年間朝廷政治的風雨殺戮，在生命的最晚年，深習莊、禪的白居易，在詩歌中持續地表達了與物相諧，消弭對立、執著心的態度：

<sup>82</sup> 〈自戲三絕句〉，《白集》卷35，頁2437—2438。

<sup>83</sup> 見〈禽蟲十二章〉，卷37，頁2584。

<sup>84</sup> 以「雞」、「鶴」對比在白居易常見，例如〈池鶴二首〉之二：「高竹籠前無伴侶，亂雞群裏有風標。」；〈劉蘇州以華亭一鶴相寄以詩謝之〉：「松際雪相映，雞群塵不染」；〈代鶴答〉：「鷹爪擢雞雞肋折」。

上無羅戈憂，下無羈鎖牽。見彼物遂性，我亦心適然。<sup>85</sup>

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為徒，逍遙同過日。<sup>86</sup>

獸樂在山谷，魚樂在陂池。蟲樂在深草，鳥樂在高枝。

不以彼易此，況論是與非。<sup>87</sup>

不僅物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區別要消除，更要消解人與物之間的差別心。但這種消解並不意味著混同一世，泯除個人特性，而是各安其性。因此，在〈池鶴八絕句〉中，不論是喘鳶也好，在泥中鬥的雞也好，與池鶴只要彼此「莫相非」，大家還是可以在池中各自過著逍遙自適的生活。<sup>88</sup>

## 結 語

在白居易不同時期的詩作裡，鶴形象的表現方式和豐富內涵，早已超出高潔、隱逸等傳統用法。我們可把白居易詩中出現的鶴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型的鶴形象主要為了表達白居易仕宦過程中對仕隱衝突的體認。在朝仕宦時，白居易用野鶴、鸞鶴等意象表達自我對無羈狀態的渴望，或用籠鶴表達自由天性受羈的狀態；在安穩接受朝廷祿仕時，白居易又以「衛人鶴」、「乘軒鶴」等，來表達作為士之身份的慚愧和內省意識。

白居易在養鶴過程與鶴建立了特殊、深厚的感情，使詩中的鶴形象，不再侷限於歷史典故和傳說裡，而是陪伴白居易，與其共同生活，有著感情記憶的真實之鶴。因

---

<sup>85</sup> 〈犬鳶〉，《白集》卷30，頁2066。

<sup>86</sup> 〈詠興五首〉之〈四月池水滿〉，《白集》卷29，頁2001。

<sup>87</sup> 〈詠所樂〉，《白集》卷29，頁2023。

<sup>88</sup> 可印證此種思想者，另有〈閑園獨賞〉詩，此詩乃和劉禹錫寄詩。劉、白的詩均描寫在園池中觀照景物蟲鳥的過程，得到的一種人生安頓。白詩有「仙禽狎君子，芳樹倚佳人」，「仙禽」即鶴的代稱。描述蟻、蝸、蝶、蜂各自的特性後，在詩末總結「蠢蠕形雖小，逍遙性即均」。這種對蟲鳥的觀照態度，與〈池鶴八絕句〉有一內在聯繫。見〈閑園獨賞〉，《白集》卷32，頁2218—2219。

此，此類鶴形象在詩中已非「虛構」的鶴，而是實際馴養在池中、與詩人日夕相處的鶴。鶴同時也是白居易情感的寄託，他把鶴作為一對象代替其發言、抒情；或者直接以鶴譬老病的自己，是把傳說與歷史中的鶴，放到現實的生存環境中，並與自我生命、情感作一密切的聯繫，這是白居易寫鶴所異於前人者。

第三類是白居易在〈問鶴〉、〈池鶴八絕句〉中所建立的「池鶴」形象，池鶴成為「寓言」「戲笑」的主角，透過遊戲性的對話，既表現了處世的諷諭，更進行自我獨特性的詮釋。在與雞、鳶等禽鳥的對話比較中，池鶴雖並未高姿態地強調仙禽隱士，而是在莊諧之中仍有自我堅持與清高的原則。這既是真實生活在履道園池中的池鶴，更是晚年白居易對長安政局發展所作的諷諭批判和戲謔性自我詮釋。

白居易所塑造的這三種鶴形象，是真實存在的，或是來自傳統典故，都與白居易的真實生命密切結合在一起，不再只是詩歌創作中的意象修辭或典故，而是寄寓了己身不同階段的生命經驗與情感思想。

附註：感謝《淡江中文學報》匿名評審人對本文提出建議與賜教，使本文在立論上更為完整、充實，謹此致謝。

##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 一、論著專書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宋·歐陽脩、宋祁等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1995）。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唐·劉禹錫撰，陶敏箋注：《劉禹錫全集編年箋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朱金城：《白居易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歐麗娟：《杜詩意象論》（台北，里仁書局，1997）。

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台北：文津書局，1993）。

林明珠：《白居易詩探析》（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6）。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7月）。

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1刷）。

黃喬玲：《唐詩鶴意象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 二、單篇論文

卓清芬：〈唐代詠鶴詩的傳承與發展〉，《國立編譯館刊》第一期，1996年6月，頁75—99。

黃奕珍：〈再論社詩中的鷺鳥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127—145。

# From intent to the game: He in Pai Chu-yi's poetry

*Chung, Hsiao-fe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ng 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oet in Tang Dynasty begin describing He with reality steadily. In Pai Chu-yi poetry, H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bird. The first image of He in Pai Chu-yi's poetry is the symbol of conflict that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hermit, the feeling of unfree and selfshame of being an official. The second, He has a great relation with Pai Chu-yi daily life when he come back to 洛陽. He become an symbol of Pai Chu-yi's body and edges. The third, He is the character of creation of Pai Chu-yi' witty writing.

**Keywords:** He, Pai Chu-yi, Middle-Tang, Image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

